

新写实长篇小说

我们像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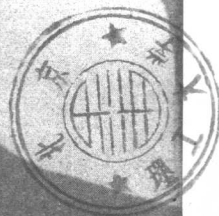
何顿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们修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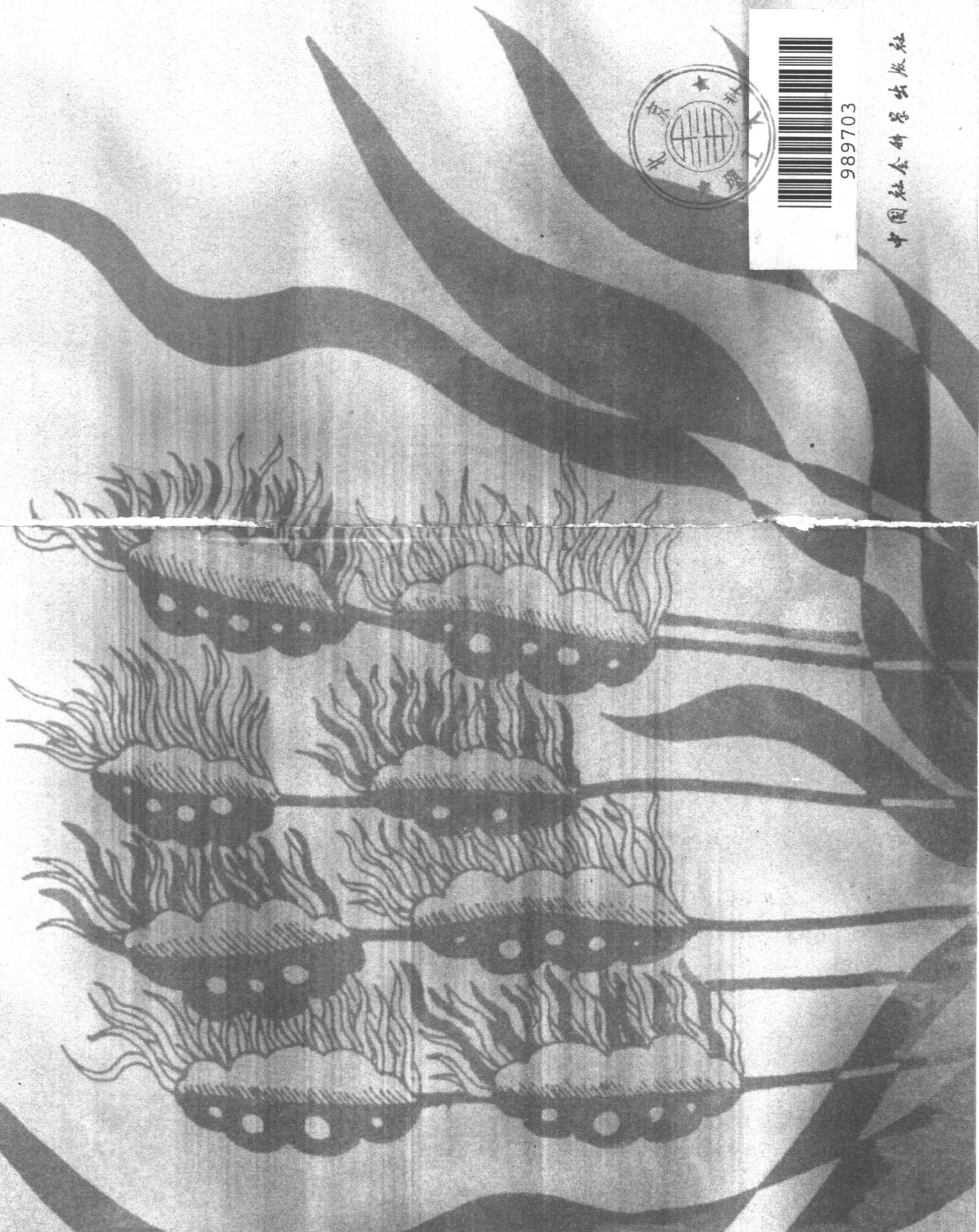
何 顿 著

新写实长篇小說



9897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像葵花/何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004-2911-8

I. 我…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70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装 订	三河福星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序

我们这代人

常常有人说共和国的同龄人最不幸，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赶上了，如今又下了岗，靠一两百元生活费度日，故抱怨这个社会不公。其实 60 年代左右出生的人也很不幸，大多也下了岗，其不幸也许还超过了共和国的同龄人。60 年代左右出生的人是贫血的一代人。我们一出生就遇上了全国上下都头脑发热的“大跃进”（1958 年），或碰上了接下来所过的苦日子（凡 1960 年和 1961 年），简直是先天就营养不良。我们在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共和国的同龄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至少还接受了理想和尊师爱友的传统教育，而我们这代人于“文化大革命”中接受的那种教育，是我们这代人坐在一起回忆起来一并声讨和愤恨的。想想吧，从小就教育我们检举揭发，教育我们批林批孔批宋江，教育我们学好本领，长大了去解放台湾。那种学好本领在我们那时理解起来并不是要我们读好书，而是要我们锻炼好身体，增强体能，好拿起武器去消灭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及美帝国主义。

我们那时候完全有理由不好好读书，因为读书读好了是走白专道路，或者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那时候

2 我们像葵花

就是被人揪着游斗，还要批倒批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标语总是在黑板报上闪闪发光，让我们时刻反省自己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草”还是“资本主义的苗”。有时候老师还要我们深挖思想，问我们长大了愿意当什么，是当工人还是当农民？假如你说你想当科学家，或者说想当工程师，有同学就会指出你拈轻怕重，想干轻松的事情，似乎只有当工人或农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个年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知识分子是被批判的肮脏对象。谁也不愿意成为日后被批判的对象，于是读书上就十分懒洋洋，甚至于有意无意中拒绝读书，倒是学工学农很积极。

为了防止变成“资本主义的苗”，我们那时候常常要去学工学农学军，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仿佛不这样做，长大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苗”一样。

我们当然都长大了。今年过年，我与我的部分初、高中同学有过聚会，真的发现如当年教育所愿，大多都成了草，很正宗的一棵“草”。还不是田埂旁见到的绿油油的青草，而是枯萎了的草，都是四十或四十出头的身为人父人母的中年人了，在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面前还需一本正经，但又能正经多久呢？他或她那点墨水又能正经几时呢？马上他的那点水平就会被他或她的孩子揭穿，原来爸爸妈妈都是草包。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爸爸下岗了，妈妈下岗了，要找一份工作却苦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用，肚里的这点墨水用到哪里都欠火候。电脑，不懂；高新技术，不懂；贸易，不懂；财会，不懂；CI策划，不懂。只得去守门了，或者擦擦皮鞋什么的。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面临下岗，于是找了我，希望我能为他说说情，因为我认识他的厂长。他的厂长就是这样说的，他只能坐在厂门口擦擦皮鞋。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草，还是有能干的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代人里都会出自强不息的人。但在我们这代人里出的

确实不多。就我所知，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同学里，没有几个混得有水平和有式样的，不是下岗了就是在单位上窝窝囊囊地做人，生怕好不容易端着的饭碗一不小心就砸掉了，于是更加夹着尾巴做人和讨好人。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刚刚四十出头正是干事年龄就被时代淘汰出局的一代人。三十年前，我们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人。我们幸福地唱着“我们像葵花”这样的歌曲，在“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的歌声中长大。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成过钢，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块锈铁。我们中大多数都成了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王连举和张小英、彭嫦娥等等等等，只有少部分人成了别的。假如没有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教育，也许我们这代人就不会被发展至今天的社会淘汰，也许就会有很多人有益于社会这个大家庭。

再版《我们像葵花》一事让我十分高兴。五年前，当《我们像葵花》于《收获》上发表时，有人曾提出说，不一定要读书才能赚到钱，相反，有些人没读书却赚了钱。但仅仅只是五年时间，大部分财富都被下海的知识分子攫走了。终究世界是有智有识的人的世界。知识可以给人开拓视野，从而去创造财富，而无知只能把人从荒芜引向黑暗。

何 顿

2000年11月于长沙

引 子

我所在的粮油贸易公司地处长沙市五一路大街上，是一栋二十八层的米黄色大厦，巍巍峨峨地屹立在大街上，大厦顶端有一座装修得很别致的旋转餐厅；你坐在旋转餐厅里用餐，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长沙市东南西北的街景全部看到。我们的公司设在二十五层，每天我就到二十五层来上班。坐在办公室里喝杯茶，俯视一番长沙街头的景色，东拉西扯地聊几句，然后就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公司赚钱。

我们这栋大厦下面是一个停车坪，能停二三十辆小车。停车坪旁有一个街道办事处设置在那里的宣传栏，主要是向过路人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个宣传栏经常让我们取笑，不是取笑里面的内容，而是嘲笑它的形式。常常标题是红字的话，下面必画着绿色波浪线条；文字倘若是蓝色的，逗号必定是赭黄色的，句号又是红色的。这让我们笑掉大牙。

1994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骑着摩托车来到公司，看见宣传栏前又站着三四个人在观看。我锁上摩托车，自然就很高兴地走过来看，以为又是什么令人好笑的东西出来了，结果是张布告吸引了观众。就是这张布告激发了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力量。

布告上有二十二个人名，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名字是我的小学兼初中同学。我回忆着我的这个同学，为他

2 我们像葵花

一步迈上了“布告”而心里不是味。老实说，他还借了我一千块钱没还呢，当然是没法还的了。我这一千块钱，是我妻子要我买热水器的，他那天来找我借钱，说是用来做生意。我总不能不借给他！顺便说一声，他的名字叫冯建军。

十年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讨论过当代年轻人的信仰到哪里去了；讨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讨论社会风气为何这样糟糕；还讨论现在的年轻人究竟还有没有理想等等。我们还讨论过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不只是我们讨论过，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也讨论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因为这是没有结果的。我只想告诉读者们，确实是先有这张布告，才使我在1994年的某天夜晚产生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冲动。

目 录

再版序

1

引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6

第三章

122

第四章

169

第五章

228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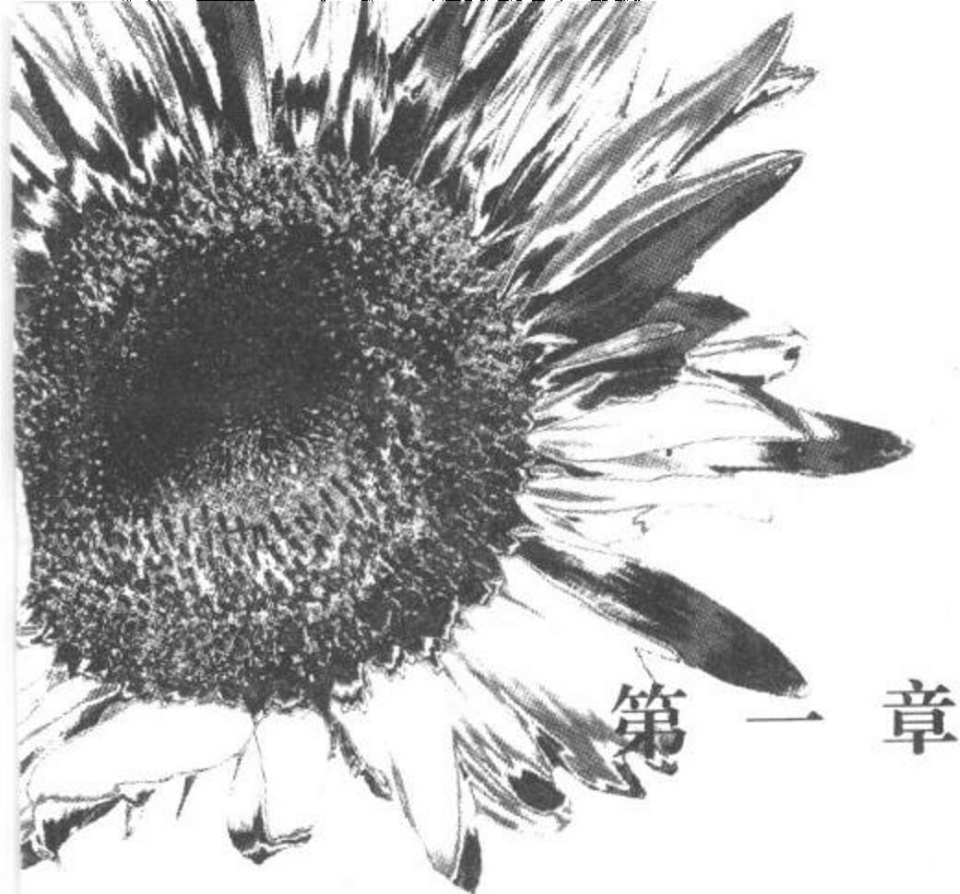
295

第七章

356

第八章

406



第一章

1

我现在要抛弃布告，扔掉讨论，丢下 1994 年，带着亲爱的读者走进 60 年代里去，故事还是从 60 年代开始好。

万事开头难。故事就从冯建军的养母身上开始说起吧。

冯建军的养母是长沙市人，很爱俏，有个小名叫“上海小姐”，这当然是很漂亮的意思。养母姓江，长沙 H 机械厂的上辈人回忆起这个女人时都说，她算得上是个美女，四十岁的人了仍跟二十几岁的女人一样相当漂亮，那真是少见呢！我长大后，回忆冯建军的养母时，我确实觉得那个女人的那双眼睛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很深很深。我总感到那是双深幽幽的大眼睛，像我后来在知青点见到的一片深绿色的塘，那片塘的水很清，是山浸水，它的绿色是四围茂密的树木倒映进去的结果。那片塘里，时常有阳光跳跃，而冯建军养母的那双眼睛里却没有阳光光临，有的只是一种忧怨。当然这种情感是我长大了以后才体验出来的，这是经过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加工出来的，就好像金子加工成了首饰一样。我小时候体会不出这种味道。我小时候只认为冯建军的养母是机械厂长相最漂亮的女人。

2 我们像葵花

“你还记得冯建军的养母是什么样子吗？”我曾这么问过刘建国。我们当时都是长沙H机械厂的子弟，刘建国也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很重要。请读者记住刘建国这个名字。

“哪个还记得那么多？这个世界要忘记的事情太多了。”刘建国理直气壮地说：

“未必没一点印象了？”我望着刘建国，“我记得你那时最喜欢到冯建军屋里玩？”

“我只记得冯建军养母的牙齿很白。”刘建国回忆起了一点说，“我想起来了一点，冯建军的养母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了一口白牙齿，齐齐整整的。”

“你总算回忆起一点了。”我夸奖他说，“证明你还是有点记性。”

“我还记得冯建军的养母眼睛也很大。”刘建国将他的记忆发展下去说，“但我不太喜欢那种大眼睛的女人，我喜欢女人的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大眼睛的女人不妩媚。”

“你这是谬论。”我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越大越明亮。我这样看。”

“那是你这样看，我不这样看。”刘建国不同意我的话道，“我喜欢月牙眼的味道，张小英就是这种弯弯的月牙眼，这种女人会温柔，懂得妩媚。”

“你喜欢张小英？”我问他。

“不是。我只是觉得她那双眼睛好看。”刘建国轻描淡写地说。

“但是我听李跃进说，你三天两头地到办事处找她。”我笑笑，盯着他，“你不是图谋不轨吧，老实说看？”

顺便说一句，李跃进和张小英也是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这当然不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话，这是我们成年后说的话，时间是在 80 年代里的一年——准确地说是 1988 年春天里的一天说的话，当时我刚刚从湖北调回长沙，身为个体书店老板的刘建国来看我。我记得他快活的样子对我说：“何斌，你终于调回来了罗！”

我还是应该把笔头落在冯建军的养母身上，让故事从她脚下出发。

冯建军的养母十七岁时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中校团长做小老婆，那年她刚刚从省立一中学毕业，那是 1947 年秋天，离湖南和平解放只差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冯建军养母的家庭背景，但我知道她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个中校团长的姨太太，而且还知道那个团长丈夫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跟随白崇禧的桂系部队逃离了湖南，从此下落不明。冯建军的养父冯清明是养母的第三任丈夫。养父如一头强健的公牛，大步踏进了她的心田，并很能吃苦地来回耕耘着，使打定主意永远不再结婚的养母迅速地动摇了，这就好像一只在海中漂泊的帆船又见到了彼岸一样。在此之前，江笑月还结过一次婚，那是在 1954 年，与一个小学教师结了婚，两人生活了七年，但因她不能生育——她怀孕和流产了三次，最后一个怀了六个月，却死在她的子宫里。小学教师及小学教师的母亲都绝望了，小学教师是家里的一脉单传，当然不可能就在他身上把传宗接代的香火断掉，自然就好合好散地离婚了。“我是不能为你生孩子的，”江笑月摆出一副很客观的模样看着向她求爱的冯清明，“医院里已经检查过好几次了，我没有生育能力。我劝你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不能生孩子。”

冯清明没有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而是认准了她。“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冯清明说，“不要你操半点心。收养所里孩子多的是。”“你到时候又会后悔。”养母指出来说，“哪个

4 我们像葵花

男人都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肉。”

“我无所谓。”冯清明表白说，“我知道你不能生养孩子，但是我还爱你。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可以领养一个男孩。”

“你现在说得好，”江笑月笑笑，“到时候你又会变卦。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我在朝鲜战场上时，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脑后了，”冯清明说，“能活到今天，我已经觉得够幸运的了。在朝鲜战场上时，我的很多战友就倒在我身旁，不是一颗子弹打开了脑壳，就是一颗炮弹把一边身体炸得没影了。我能活到今天，什么都不后悔。”

冯清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痴情郎，他坚定不移地爱着江笑月，为此——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毅然抛下了自己光明的前程。江笑月的历史不是很光荣，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会影响冯清明的前途。冯清明转业的军衔是上尉连长，他到H机械厂报到，给他安排的位置是设备股副股长，从此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旋涡把这个家庭卷进去。冯建军虽然不是他俩爱情产生的结晶，但却是他们两人爱情碰撞出来的火花。

冯建军不是冯清明从育婴堂或收养所之类的地方领来的，而是冯清明在部队里时很敬重的营长的儿子。冯建军的生父是个脑袋里嵌了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的残废军人，这块弹片自然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来的。冯建军的生母是长沙纺织厂的女工，矮矮胖胖，长得不漂亮，但单纯得可爱。那年，长沙市政府大力提倡未婚姑娘去爱这批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残废军人，冯建军的生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了冯建军的生父——这位大脑严重损伤的残废军人。这位脑袋损伤了的军人，在朝鲜战场上时是位营长，曾率领着自己的一个营，好几次坚守在山头上与美国兵交战，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地完成了狙击任务，因而一次又一次地立功。但这位军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荣誉，就进

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便是精神分裂者的世界！那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使他永远停留在朝鲜战场上，他除了每天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思考作战计划外，就是忽然声色俱厉地冲脑海里出现的美国兵和全营战士大声命令道：“一连跟我狠狠打！二连，准备冲锋……”

冯建军于1958年就是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他从睁开眼睛起，他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打打打！打死美国佬！机枪扫射，美国佬快上来了，打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得好！哒哒哒……”就这么回事。

冯建军五岁那年的夏天，这位整天面对着墙壁指挥战斗的父亲死了。对于很多小孩来说父亲死了是很伤心的，但冯建军脸上没露出应有的伤心，有的只是害怕，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的母亲脸上也没露出伤心，反倒松了口气。她二十岁那年，怀着一颗天真和崇敬的心，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这位整天在家里“冲锋陷阵”的军人，说实话，吃足了苦头。现在这个既不知道孩子是谁也不知道妻子是谁的丈夫一命归阴了，她当然有权去获取安宁和迟来的一个正常男人愿意给她的爱情。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岁，是个死了配偶的男人，他爱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所以（我只能这样想），当冯清明向她提及把这个孩子交给他抚养时，她同意了。

很多男人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都很糟糕，甚至童年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男人都想不起来了，但冯建军却能够记得那些往事。因为他父亲的死改变了他的命运。冯清明是他父亲当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最先他还是这位营长的通讯员，两人既是长沙人，又都姓冯，感情自然来得比其他官兵深厚些。冯清明转业回来后，偶尔也来老上级家走走，尽管这位营长已不知道他亲手提拔的排长是何许人了。所以，当冯建军跟着这位他从前叫“冯叔

6 我们像葵花

叔”的养父走进H机械厂的宿舍时，并不感到惊慌。

冯建军一走进机械厂的宿舍，很快就忘记了从前的那个家。这是因为长沙H机械厂的宿舍里小孩很多，很好玩。从前的宿舍不像现在这样一幢一幢六层楼的两室一厅房子，而是那种一户人家住两间。几户人家共一个厨房的平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单独建在一处的。那时候的家长们都一本正经地忙于工作，很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添砖加瓦，当然就很少去管自己的小孩。冯建军很快就同左邻右舍的小孩玩到一起了。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冯建军的，那时候冯建军经常一脸迟疑的神情，看着我们玩时，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参加。后来有一天，我们玩捉强盗的游戏，要他加入。我小时候在我们H机械厂宿舍里，等于是小孩子的“司令”，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我现在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我那时候并不很会打架，长相也不特别出色，但是他们都听我的。我见冯建军总是孤独地站在一旁看我们玩游戏，就主动上去对他说：“喂，军伢子。你参加玩工兵抓强盗的不？”

“我我？”冯建军结巴道，盯着我。

“你玩捉强盗的不？”我又说了一遍。

“玩。”他终于听懂了我的话。

“那你扮强盗，”我安排他的角色道，“我们来抓你。”

然而，他一躲，我们就莫想抓到他，因为他什么脏肮地方都敢去藏，不但是煤堆后面，连厕所的后面他都去躲，且一躲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直躲到他养母这里那里扯开嗓门唤他：“军军，吃饭。军军，吃饭咧。”

他于是就从我们想也没想到的什么邋遢地方走出来，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这让他养母见了由衷地高兴。“你看你脸上，跟猫记样的。”她一路走一路亲昵地训斥他说，牵着他的手，“你成了野孩子了，妈真要打你的屁股就好。你变得不听话了。”

军军嘟着嘴走在她身后，眼睛却瞟着我们。

养母把他牵回家，就大呼小叫地给他洗脸洗手，忙进忙出，端饭给他吃。“多吃菜，长身体的时候就是要多吃菜。”养母故意大声说，要让邻居们听见她对这孩子确实是真好，不像他们认为的是做样子的假好。

2

很多年以后，冯建军回忆着养母的恩情说：“我养母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善良极了。我什么人都可以不记，但我不能忘记我养母。他妈的，这个世界上，好人都命不济。”他对我感叹道，“太没意思了。可惜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懂，以至于我养母的骨灰都肯定做了肥料。我好后悔的。”

冯建军在这个夫妻都把爱情转嫁到他身上的家庭里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

1968年夏，这个和睦的家庭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到旋涡里去了。这个家庭是可以被很好地转进去的，因为江笑月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冯清明在H机械厂并不是个起眼的人物，虽然他上过朝鲜战场，立过功，但他没有多少文化，转业后不过是安排在厂设备股当了个不起眼的副股长。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二年，他和江笑月似乎很太平，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也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斗争，厂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或宣誓大会，他都躲得远远的。他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但他身为厂设备股副股长，这就在劫难逃了。当厂里大大小小的官位被造反派“掠夺”后，设备股副股长的职位也就有人打起主意来了，被一些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所觊觎。忽然有一天，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

8 我们像葵花

说冯清明的立场不坚定，敌我不分，把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占为己有，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是隐藏在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等等。这自然让冯清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机械厂引起的反响就是，原来忠厚老实的冯清明是同国民党军官太太睡觉，里通外国，难怪难怪。于是大家都觉得冯副股长睡得都不干净了。跟着而来的第二张大字报便是直指江笑月，当然是极为醒目地贴在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上。说她是烂破鞋，是国民党特务隐藏下来的女特务等等。就是这张大字报夺去了冯建军养母的生命。

“江笑月，跟我们走，到厂部去交代问题。”一天中午，厂里的一帮自己认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走进冯建军家，虎着脸说。

江笑月一脸蜡白，“我我可可不可可以不不去？”她紧张得结结巴巴着说。

“笑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快点。”来人吼了句。

江笑月这一去就再没回这个家了。

江笑月被造反派关在 H 机械厂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那是栋东西向的房子，整天遭受太阳的暴晒，只有几天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一下就老了十岁。一天，养父让冯建军去送点干净衣服给养母，养父把他从玩游戏的孩子中喊过去，交代他说：“军军，要是造反派不准你进去看，你就不要勉强，听见吗？”

“听见了。”冯建军说。

冯建军拎着一袋衣服，大步走进了厂部办公大楼，走到了关养母的房间门口。造反派果然就不让他进去，“你不能进去。”造反派中的一人绷着脸说，“你养母正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审查。你回去吧。”

冯建军没有走，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打开关他养母的房门，养母走过来拿衣服，他看了养母一眼，才走开。这是冯建